

南唐六
十二

十國替
魏四

南唐

卷三

十國春秋

四

十國春秋卷第二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武進陳玉璠椒峯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

重刊校

南唐六

列傳

徐知證

徐知諤

徐遊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

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年四十

二薨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起家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
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已又進封
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畜不可計有蜀
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南蠻狀如雄雞廣五寸冠
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翠尾金喙星眼文彩煥爛如生
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聯虎皮爲大幄號虎
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
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

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

五其

死乎至是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已而復詔不視

朝者七日歛以充冕及尚方祕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

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何氏閩書云閩縣梁山一名金鰲峯

五代徐知誼知謬平閩屯兵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

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圖像奉之一日謂衆曰不忍

汝達來歲當別及期相繼化去未幾神降于人言並奉

帝命列職斗官以祐下于是閩人立靈濟廟祀之稱

證曰九天金闕明道遠德大仙顯靈博濟真人江王知

鏐曰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祝

禮既虔禱無不應任臣按知證知鏐死閩中正史不見

姑存此竢考○又永樂十五年成祖寢疾夢神自海濱

來見尋愈禮官上言閩有靈濟廟二真君應禱有靈上

迎神京師作洪恩靈濟宮于城西南復加知證曰清徹

洞元冲虛妙應慈惠洪恩真人知謬曰高明宏靜冲澹

妙應仁惠洪恩真人正統二年加爲真君成化二年加

國宋火
卷二十一
南唐六
二

稱二神爲金玉二闕上帝復封徐溫爲高上神主慈悲
神父聖帝母與妃皆稱元君孝宗卽位用禮部尚書周
洪謨言革去二真君併其父
母妻帝號而封號仍舊云云

論曰義祖生六子昇元開國時惟知證知諤在得僖爵
受封與李氏諸王比幸矣後永樂中以靈佑功用錫殊
稱美號越四百餘年而精爽不衰殆所謂取精多而用
物宏者邪亦異矣

徐遊知誨子也以義祖故于朝家爲宗室封文安郡公
初名景遊宣和畫譜圖有李景遊談道圖卽徐景遊後
也又有李景道會友圖亦景遊伯仲行也

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遊及遊
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

汝南
作臨汝

出入官省專典官室營

繕事遊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時
過從元宗創清暉殿于北苑命遊與張洎爲學士入直
其中尋進太子太保後主嗣立喜爲文章遊復以屬文
見昵遇宴飲輒流連酣咏更相唱和昭惠后好音律時
度新聲及故唐遺曲遊間從旁稱美有狎客風乾德初
繼立國后周氏徐鉉潘佑議婚禮不決後主命遊評兩
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議爲長其將迎多此
類也後主常于清暉殿後建澄心堂爲朝廷內地遊與
遼居中用事卽以從子元橘爲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
旨多出其間宋師圍城分兵署宇皆出澄心堂直承宣

命謂之澄心堂承旨率遊等主之先是元宗好浮屠雖
供佛度僧未至甚溺逮後主酷佞佛都下贍僧逾萬人
造塔建寺日不暇給遊投合主好專董其事緣是帑藏
空虛坐成罷敝遊不能無責焉性多巧思欵器久不傳
遊獨以意創製動合古法太平興國中宋學士蘇易簡
得之試于玉堂太宗取視歎賞不已金陵之將亡也徐
鍇屬疾夜夢巨人持大鐵筴取已及兄鉉并遊納篋中
多字衍多飾之鍇與遊俱墜地而鉉獨否俄鍇遊以疾卒竟符
其兆

宋齊邱字子嵩

齊邱初字昭回歙人汪台符獻書于烈祖齊邱忌其才名相逼排斥之台符因

貽書侮之曰聞君齊大聖以為名昭

亞聖以為號齊邱惶恐始易字子嵩世為廬陵人

江南野史

云世為廬陵人

淦陽阜山人好學有大志尤喜縱橫短長之說少時夢

乘龍上天頗以此自負父誠為洪州鍾傳副使卒于任

齊邱遂依傳家焉傳敗齊邱窮因不能存活隨眾東下

餬口于倡家魏氏烈祖為昇州刺史延攬四方賓客齊

邱因魏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遊託鳳凰臺詩見志

烈祖奇其才以國士遇之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

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

聽用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

議事率至夜分或居高堂不設障幄中置火爐以鐵箸
畫灰爲字隨滅去故密謀人莫得而知也隨欲大用齊
邱而義祖惡其爲人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
歿始擢右司員外郎累遷右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
行且爲相矣齊邱自以資望淺不爲遠近所服謁告歸

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

江南野史載齊邱讓表曰昔高宗之夢傳

說西伯之獲非熊況臣非築岩之相
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

時元宗已爲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
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
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是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

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代
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爲名高會都押牙周宗微以傳
禪意諷吳主且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
吳主烈祖由是不平而楚王景遷者吳主婿也美姿儀
風度和雅烈祖絕愛之齊邱揣得其意使其黨陳覺爲
景遷教授極稱景遷才諸所參決時政不法者輒歸過
元宗以傾之蓋齊邱私計烈祖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景
遷和柔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烈祖稍稍覺之召
爲都統判官加司空

江南錄又云遙兼申蔡節度使

無所關預從容而

已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與事李德誠

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
表烈祖心銜之及卽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止進司徒一官齊邱
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忿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
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
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待罪烈祖但遜辭諭之不爲
改官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
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

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
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

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
白是爲求媚計請遷讓皇他郡降爲公侯以絕人望又

請絕吳太子璉昏畧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
出聞者莫不大噓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
復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
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
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
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
契丹遣燕人高霸來聘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
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
霸有子乾匿之濠州于是契丹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
頗信以爲霸之死出于晉人
未幾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六百萬齊邱特判貸其

死烈祖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臥疾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且許以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爲布衣歡齊邱本不無觖望忽出怨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爲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爲遊客陛下乃偏裨耳一云烈祖曰汝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其樂有之乎齊邱詞色愈厲曰臣實有言明日烈祖手詔慰謝曰朕徧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舊里愛親坊爲錦衣坊大啟第宅窮奢極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

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立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
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邱共
爲造飛語傾宗宗泣訴元宗而岑與覺又有隙譖覺于
元宗左遷少監齊邱亦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忽忽不自
得請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
縣租稅會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
大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且言者頗衆元宗
乃收所下詔有謝仲宣者詣燕王景達言齊邱先帝勳
舊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又遣燕
王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

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
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
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
死修撰韓熙載請斬覺等以申國法齊邱惡之誣以被
酒猖狂謫和州參軍當是時齊邱覺與馮延巳延魯李
徵古魏岑查文徽爲一黨熙載與孫晟常夢錫蕭儼江
文尉李德明爲一黨齊邱剛悻自用一言不同必被排
擯正人多爲切齒元宗心弗善也復使鎮洪州未幾周
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望國
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

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
饒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
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
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
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
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
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躁妄專肆
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執大柄
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語
具陳喬傳中卒用是敗元宗嘗謂近侍曰齊邱才安能